

■ 奉人纪事

凤山体育公园开园第一天

舒志芳

清晨5点30分起床,6点前到达,先绕彩色塑胶跑道慢跑3圈,再绕沥青慢步道快走8圈……这就是凤山体育公园开园第一天,我设计规划好的晨练观展、尝鲜赏新的时间表。

一进大门,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快乐活跃的场景映入眼帘,一大早体育公园就洋溢着“第一天”的氛围,蓬勃着“第一天”的气势。6点不到,公园内已是人流如潮,人头攒动,有人观赏美景、品红论绿,有人抢景对镜、摄影留念,有人慢跑快走、锻炼身体……大家尽情地享受着华丽升级后美丽壮观的凤山体育公园带来的新

气象。

跟随着慢跑队伍跑了4圈后,我已是气喘吁吁、汗流满面了。于是便停下来漫步观赏公园美景。公园入口区域,灵动水雾、喷泉系统与大草坪区的绿化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把整个公园妆点成了一幅动静相宜、人景相依的美景图。活力运动区给了我一个深深的震撼,除了外围的彩色沥青慢步道和内围的塑胶跑道外,这里还设置了2个室外灯光篮球场、1个笼式足球场,还有网球场、门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台等设施。这是我,也包括相当一部分中老年人所没有想到的。这个崭新活力的运动区不仅延续了

原体育场的功能,还为市民提供更齐全的体育设施和更丰富的运动选择,满足了各年龄段的锻炼需求,让我颇为自豪和感慨。

当我漫步至公园东面的二层建筑区时,一位老者告诉我,这里是公园的商业休闲区,不久将引进文体、娱乐、培训等产业,形成繁华热闹的商业街氛围。出于好奇,我进去一探究竟,一眼展望,整个公园美景尽收眼底——小桥、石河、假山、绿林、花格、高台……不仅有各种各样的运动场所,更有都市公园的壮观气魄,真称得上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着实给奉化“三年大变样”增了光添了彩!

环绕着公园外围彩色沥青慢步

道行走,遇到了不少熟悉的老友,纷纷打起了招呼,看来大家都赶着第一天来“讨彩头”,体验新公园的各种设施和美景。我沉浸在一片愉快欢乐的海洋中,健步如飞,约半个小时就走完了8圈约3公里的路程。

7点30分,我从公园北大门返家,大门口“凤山体育公园”六个大字镌刻在巨石上,格外醒目。这个“三年大变样”项目中备受关注的民生工程,拓展了总面积,一改原先体育场面积小、设施陈旧、功能单一的面貌,蜕变成了集运动、休闲、商业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体育公园,实实在在、真真切切地给奉化人民带来了获得感、幸福感。



巧手生花谢师恩

“教师节快乐!”在第35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奉化老年大学工作人员和学委会干部来到教室,把学校学员、志愿者、工作人员代表一起亲手制作的花朵和祝福送到每一位教师手中。

通讯员 马雪红

■ 生活七彩

与疾病“和平共处”

汪知羞

我早年在农村插队,劳力弱,孩子多,生活艰苦。1970年秋天接连三次去离家40多里的山区斫柴,因劳累过度导致支扩咯血。当时到县城的联合诊所求医,一位老中医对我说:“你这病不能治愈,不用多看了。”那一年,我刚30岁。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我的生活发生了许多变化,支扩咯血的病也始终伴随着我。回过头想想,我为什么能好好地活下来呢?

首先大概是因为我了解自己患的病,虽然不能治愈,却知道如何保养。患病之后,我不仅在

本地就医,1980年还去上海胸科医院求医,知道动手术也难以根治,就记着医生的话,坚决戒烟戒酒,不要太劳累。40多年来,我都做到了,烟酒从来不沾,特别是退休后,不需要工作,相对轻松些,所以咯血的次数也少了,身体也就慢慢地好了起来。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保持心情愉悦,是我的第二个“法宝”。我从学生时代起就爱写现代诗,农村插队的艰苦岁月里,诗始终伴随着我,甚至在病痛发作之时也在读诗。1975年进了工厂,我也没有放弃这个爱好,还参加过诗歌笔会。如今,我还在

不断地写诗,看来这一生是离不开诗了。写诗,没有任何功利性,纯粹是为了爱好。但是诗可以陶冶情操,可以使人摆脱庸俗,使人富于理想与激情,也让我看淡了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的病情。

最重要的,就是让自己关注美好,多做好事,奉献社会。从企业退休之后,我并没有无所事事地在家休养,而是以积极的心态投身社会、服务群众,并从中获益。我为自己所在的村义务出黑板报,参加村里暑期假日学校的教学,参加奉化“两学一做”红色讲师团,为孩子们买文具、排演节目,发起了村红十字会小

组等等。多年来,群众对黑板板的称赞,孩子们见面时一声亲热的“汪老师”,村民们的一声“谢谢”,企业年轻党员的那句“永远的书记”,理论宣讲时台下的阵阵掌声……这一切,都成了我的精神支柱,使我感到由衷的快乐,仿佛自己成了一个不会衰老的人。

我没有学过医学知识,没有参加多少健身活动,也不大服用保健品,只是把饭后散步、自留地种蔬菜当作消遣,但近半个世纪来,就这样与支扩咯血病“和平共处”着,它不会痊愈,也没有夺去我的生命,我就这样在农村学习着、奉献着、快乐着,一年又一年。

■ 我的故事

感慨通信之变

徐心浩

前不久看新闻说我们马上要进入5G时代,到时候通信联系会更加便捷高速,不禁让人遥想起过往种种。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的追求。在一个依靠豆油灯、煤油灯、蜡烛照明,靠写信打电报传递信息,连自行车都买不到也买不起,靠两条腿走路的时代,今日之巨变简直是天方夜谭式的幻想。

因为没有直接可以通话的工具,在我工作中碰到过许多次火烧眉毛的事情。1972年秋冬时,新疆兵团农一师合成氨厂急需几台大容量电器开关和部分银铜合金材料,我千里迢迢回到上海的老单位上海嘉定化肥厂求援。当时这些原材料都是国家统配的紧缺物资,化肥厂的领导和采购人员积极帮我四处联系,用了不到三天时间就按单子调配齐全了,只是其中的银铜合金一定要让新疆兵团方面打个报告到上海,否则无法发货上路。为此,我急需与万里外新疆的单位领导联系,我直接跑到上海静安寺电话局挂两元多一分钟的长途电话去新疆。那时长途电话是有线电话,全靠公路边和铁路边的电话线路,一段段地通过接线员呼叫接线联通的。从上海到新疆直线距离也得横跨七个大省,从祖国的东方直到西北边疆。这电话线一段段一站站一区一县一省的连接过去,很难顺利接通,经常是通过了几个省后因碰到特殊情况中断了,然后必须从头再来。第一天我就白等了一整天,到天黑也没有打通电话,无可奈何眼睁睁看着电话局关大门。第二天天没亮又去等开门挂号,继续无休止地等待。到下午三点多时,总算听到接线员告知说:“已经联接到吐鲁番了。”已经接到终点省区了,心想这回总算是能完成任务了,谁知在过天山穿越“冰大板”的线段

中,忽然听到沿途接线员报告说:“线路断了短时无法接通。”顿时我整个人都麻木不知所措了,想到新疆厂里正急等着这些设备和材料,想到上海我母厂的领导和采购人员百忙中为我四处奔走求援,想到两天中天没亮顾不上吃早饭就来电话局,到天黑电话局关门才回,自己守在局里一刻不敢离开,生怕电话接通时我刚好人不在场……整个人烦躁至极。

又有一次,那是1984年时,我接受一项突击任务,带了十多个电工,在戈壁滩里架设六公里多的高压架空线,其中有一段跨距超过500米的过河线,要钢芯铝绞线架到离地15至30米的木头门字杆上。人员分散又都是高空作业,工作时相互叫不应,指挥很不方便,虽然我动了不少脑筋,做了许多不同颜色的小旗帜,用规定动作打旗语解决正常情况中的联系,但在出现反常情况时,还是手足无措手忙脚乱了。尤其是在架那段过河线时,河面宽,跨距太大,很是危险,指挥不当就会造成断线倒杆人员伤亡事故,工作中也确实因此出了几次大小事故苗子。

这样的事例和遭遇太多了,如今回想起来,不仅感慨,当时要是像今天有手机就好了。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有了BB机,1992年后我同时为几个单位服务就是靠BB机相互叫应的,但因不能直接通话还是很不方便。后来有了大哥大,但普通老百姓买不起用不起,急用时也只能临时借用一下,再后来就有了比电话还方便的手机,很快普及到连小孩子都有了。

想想当年,看看今天,真是天地之差。我们大半辈子的幻想,终于变成了现实,过去的遭遇都成了历史。现在,太空中有了祖国的千百颗通信卫星,时代飞跃了,祖国强大,我们进入5G时代了。



龙腾图 康品凤 摄

■ 奉邑风情

海岸人家栖凤村

沈永明

栖凤村地处莼湖镇东南,东北枕高梧山,西南临象山港。古时,高梧山梧桐繁茂,附近又有六座小凤山,因寓有“凤栖梧桐”之意,故名栖凤。早在唐德宗贞元年间已有栖凤乡之名,宋景德三年属松林乡,明洪武二年属忠义乡。新中国成立后又先后属梧山乡、桐照乡。2001年6月隶属莼湖镇后,将原栖凤农业村和栖凤渔业村合并成栖凤行政村。2019年8月属莼湖街道。

栖凤村村民以沈姓为主,始迁祖源自苏州,是苏州的名门望族,祖上曾任户部尚书。其子沈千一在宋嘉熙三年考取进士,任苏州刺史。元兵入侵,沈千一率兵英勇杀敌,当朝却听信奸佞谗言,拒不出兵增援,最后寡不敌众,血洒疆场。其子铨同等三兄弟奉率一路转辗福建后,又避难来到象山港畔栖凤村定居。清乾隆年间,沈氏后裔为纪念先祖为国捐躯,世代祀奉,在村下山嘴建起了家庙——下泽庙,庙神就是先祖沈千一,如今修葺一新的下

泽庙依然是他们朝拜的圣地。

沈氏三兄弟卜居栖凤村后,垦荒拓土、建家立业,并以外头祠堂、明堂、后堂宅为各自的发祥地。经过数百年的繁衍生息,到了明末清初,沈氏后裔可谓瓜瓞绵绵,枝叶繁茂,纷纷向外发展,因村中土地稀少,只好填海造房,逐渐形成了“三直六横”的村庄格局。随着时代的变迁,村庄日新月异,但古村旧貌仍然清晰可见,纵横交错的大街小巷、青墙黛瓦的房舍建筑、浸染风尘的庙宇祠堂,勾勒出一幅历经人间沧桑的历史画卷。

大海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栖凤人,也铸就他们不屈不挠、勇于拼搏的铮铮铁骨。象山港是奉邑海上要塞,清咸丰丙辰年(1856),倭寇入侵,栖凤村村民为抗击倭寇,在村中狮子山、乌龟山筑起壕沟及烽火台,自备檀树炮,同心戮力配合官兵打击来侵倭寇,形成了一道强有力的防御屏障,保护了一方平安。为此,时任宁绍台道段光清,参将陈某分别颁赠“护国保民”“海氛永靖”匾额。清宣统三年

(1911)4月,祖籍莼湖东谢村的同盟会会员应梦卿来栖凤村招募渔民,组成敢死队,参加光复杭州战斗,村民们积极响应踊跃报名。

栖凤村地杰人灵,仁人志士辈出。如一生从医的沈朝隆,但凡族内有艰难事,必竭力助之,对贫穷村民,每出一方必赠一剂,为此,郡守尚瑶赠以“济世名医”匾。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乡人沈大模称杀孙之人,宽容之心,仁慈之怀,被坊间传为美谈,也被历史所记载。情系桑梓的游子沈昌浩,为了解决家乡人多地少的问题,曾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上书浙江省省长,建议在狮子口海域填海造田,造福乡民。

栖凤村依山临海,环境优美,农者耕其田,渔者从其渔,是一个典型的“渔米之乡”。史上,栖凤村村民除了在村口“落小海”外,还从事外海捕捞,每年二三月份渔民们远赴衢山岛做捕捞前准备工作,直至农历六月二十三前后捕捞结束才回家。

新中国成立后,渔民成立了渔业协会,全村有木帆船40只。1957年起,渔民外出捕捞的船只由木帆船向木壳机帆船过渡,鱼货统一由

水产局包销。改革开放后,大型钢质渔轮替代了传统木壳机帆船,如今村中已有各式渔船260多艘。在从事外海捕捞的同时,陆续开发近海网箱养殖业和水产品的深加工,提升产业的附加值。

除了渔民,世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也成了经济社会的“弄潮儿”,他们乘着改革开放的“顺风船”,开拓经营,多元化发展产业经济。而今村上无论是渔民还是农民,都不再受传统职业的束缚,自主择业,自寻门路,投资办厂、从商经营,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尤其是近年来,他们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倾力打造黄金海岸的旅游品牌,以“翡翠湾海洋公园”为依托,开辟“生态出海一日游”,吸引众多游客来此旅游观光,体验海风拂面、出海捕鱼生活,并由此带动餐饮业、特色产品销售等。

伫立于村西的象山港海岸,一边是潮起潮落的大海,烟波浩渺,似乎可以听到历史的回音,一边是整洁美丽的村庄,依山枕海,历经了千百年的巨变。相信海岸人家栖凤村在新时代的征程中必将再次扬帆启航,破浪前行。

